

文白對照
詮譯



史記



齊韻上離騷
史記上終唱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文 白 对 照

史 记

西汉·司马迁

第 五 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24.2
32
5

目 录

卷一	三代世表第一	(1)
卷二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2)
卷三	六国年表第三	(3)
卷四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4)
卷五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5)
卷六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6)
卷七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7)
卷八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7)
卷九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8)
卷十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8)
卷十一	礼书第一	(8)
卷十二	乐书第二	(12)
卷十三	律书第三	(23)
卷十四	历书第四	(28)
卷十五	天官书第五	(36)
卷十六	封禅书第六	(50)
卷十七	河渠书第七	(67)
卷十八	平淮书第八	(70)
卷十九	五帝本纪第一	(78)
卷二十	夏本纪第二	(94)
卷二十一	殷本纪第三	(108)
卷二十二	周本纪第四	(120)
卷二十三	秦本纪第五	(154)
卷二十四	秦始皇本纪第六	(186)

卷二十五	项羽本纪第七	(236)
卷二十六	高祖本纪第八	(268)
卷二十七	吕太后本纪第九	(305)
卷二十八	孝文本纪第十	(323)
卷二十九	孝景本纪第十一	(344)
卷三十	孝武本纪第十二	(350)
卷三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375)
卷三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379)
卷三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383)
卷三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392)
卷三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395)
卷三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404)
卷三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417)
卷三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441)
卷三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452)
卷四十	张仪列传第十	(483)
卷四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511)
卷四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524)
卷四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532)
卷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542)
卷四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549)
卷四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564)
卷四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578)
卷四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589)
卷四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602)
卷五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633)
卷五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641)
卷五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657)

卷五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662)
卷五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683)
卷五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697)
卷五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704)
卷五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727)
卷五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760)
卷五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767)
卷六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785)
卷六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791)
卷六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802)
卷六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827)
卷六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838)
卷六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846)
卷六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865)
卷六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882)
卷六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899)
卷六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904)
卷七十	季布栾布列傳第四十	(918)
卷七十一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925)
卷七十二	張敖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938)
卷七十三	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947)
卷七十四	田敖列傳第四十四	(957)
卷七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966)
卷七十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993)
卷七十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1009)
卷七十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1024)
卷七十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1033)
卷八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1045)

卷八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1078)
卷八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1100)
卷八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1120)
卷八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1130)
卷八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1136)
卷八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1141)
卷八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1147)
卷八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1183)
卷八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1209)
卷九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1213)
卷九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223)
卷九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1236)
卷九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259)
卷九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1279)
卷九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1287)
卷九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1291)
卷九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1309)
卷九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1317)
卷九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1341)
卷一百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61)
卷一百零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1393)
卷一百零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1408)
卷一百零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1435)
卷一百零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1457)
卷一百零五	管蔡世家第五	(1467)
卷一百零六	陈杞世家第六	(1477)
卷一百零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1486)
卷一百零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1500)

卷一百零九 晋世家第九	(1517)
卷一百一十 楚世家第十	(1564)
卷一百一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605)
卷一百一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620)
卷一百一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639)
卷一百一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1683)
卷一百一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1705)
卷一百一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1715)
卷一百一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1737)
卷一百一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1769)
卷一百一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1781)
卷一百二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1797)
卷一百二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1800)
卷一百二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1805)
卷一百二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1818)
卷一百二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1826)
卷一百二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1834)
卷一百二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1849)
卷一百二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1863)
卷一百二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1874)
卷一百二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1886)
卷一百三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1896)

卷九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间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飧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

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间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

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欲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鞬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

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瞿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邾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轺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概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

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軹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

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

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

赵调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譯文】

韓非子說：“儒生以儒家經典破壞法度，而俠士以強力違犯法令。”而對這兩種人都加以訛諷。但儒生却多被世人所頌揚，至於玩弄權術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職位，輔助當代天子，功名都記載在史書之中，這本無可非議；至於像季次、原憲是平民百姓，雖用功讀書、獨懷君子的德操，不苟同於世俗而堅守道義，世俗之人亦嘲笑他們，所以他們一生住在空蕩蕩的草舍，粗衣素食，還吃不飽肚子。他們已死四百多年了，而他們的世傳弟子們，却不知疲倦的懷念他們。當代的游俠者，有的行為雖不符合道德法律準則，但他們言必守信，行必有果。已允諾的，必誠心做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去救助別人於危難之中，經歷了生死考驗，却不炫耀自己功德與本領。那也值得

贊美吧！

況且，危難之事是人們常能聽到和看到的。太史公說：從前虞舜在掏井和修倉時遇到危難，伊尹背負鍋案當廚師，傅說曾在傅岩隱居做泥工，呂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經戴過手銬腳鐐，百里奚曾經當奴喂牛，孔子曾經在匡被拘囚，在陳、蔡忍飢挨餓。這些都是儒生所稱道的仁人志士，尚且遭此災難，何況是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亂世的普通人呢？他們可能遇到的災害怎麼可能說得完呢？

世俗人有這樣的說法：“何必區別是否仁義，受誰祿誰就有德。”所以伯夷耻食周粟，竟餓死在首陽山，而文王與武王並不因此而損害王者的聲譽。盜跖和莊蹻凶暴殘忍，而他們的黨徒却歌頌他們的道義。由此可見，“偷取衣帶鉤的定死罪要殺頭，竊取政權的卻被封侯，要給人家封侯的人就有仁義了。”這話並非空話。

現在拘泥偏見的學者，有的死守着狹隘的道理，長久孤立于世外，哪能比得上以庸俗的觀點遷就世俗，隨世俗的沉浮而獵取榮耀和名聲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

重取舍皆符合道义,许诺一定实现的美德,千里之远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在贫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较一下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还没听说过古代有平民侠客。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不说他们是贤才。这就好比顺风呼喊,可以凭借风势的传递,使声音显得更加宏亮,从而听得更加清楚。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性,磨砺名节,好名声传遍天下,无人不称道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而儒家、墨家排斥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记载。在秦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感

到很遗憾。据我所闻,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无根据地附和他们的。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我悲叹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视为同类,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汉高祖是同时代人。鲁国人都喜欢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但是朱家却以侠士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多不胜数。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他很害怕再见到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他救济别人时,首先从贫贱者开始。他自己家没有多余的钱财,衣服破旧没有完整的花纹与颜色,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是小牛拉

的车子。他一心救助别人的危难超过办自己的私事。他曾经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都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他对朱家很好,他认为自己操行不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靠经商为生,而剧孟因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当的侯国一样。剧孟的行为有些像朱家,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儿童的游戏。但他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约有一千辆车。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都没有。符离人王孟也因为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这时济南姓睢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是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人把这些人杀死了,这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

辟,阳翟的薛兄、邾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了很多。他为朋友报仇不惜牺牲生命,藏匿亡命之徒犯法抢劫。有时间就私铸钱币,盗墓,做了很多不法活动,但上天总能保佑他,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龄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很少去怨恨别人。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旧照样。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那人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刺死了他就逃跑了。郭解姐姐说道:“以弟弟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竟捉不到。”于

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无处可逃,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应当,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且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回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做到这个份上,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的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原因,原来是郭解让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光着膀子,去向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有人相互结仇的,城中有几十个贤人豪杰从中调解,双方都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

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违心的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大都不肯接受。很幸运,如今你们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你们城中贤人豪杰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嘱仇家双方说:“你们现在还是照旧,我走后,你们听从洛阳豪杰的调解。”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

郭解保持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常有十多人半夜上门拜访,请求将郭解家的门客接回供养。

后来郡国的富豪人家都要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

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是轺人杨季主的儿子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掾的头。从此杨家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从来不坐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官门前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把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贸然去拜访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宿的人家。追逐郭解的官吏，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自杀，口供断绝了。过好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郭解杀人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轺县有个儒生陪同

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要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凶手没查出来，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玩弄权诈之术，因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不道之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及其翁伯的家族。

打那以后，行侠的人虽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鲁公孺，临淮的兒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像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只不过是民间的盗跖，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之

处。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时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

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以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卷九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列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伉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閼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鹑鷃,贝带,傅脂粉,化閼、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如问其名姓,

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啗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啗痈,啗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啗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

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人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

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寝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李廷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娼也。延年坐法

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寝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经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

俗话说：“努力种田，不如遇到丰年。好好为官，不如碰到赏识自己的主。”这不是空话，不仅女子用美色谄媚取宠，就是士人与宦者亦有这种情况。

从前以美色取得宠幸的人很多。到汉朝建国时，高祖为人暴猛刚直，但却让籍孺谄媚得宠，孝惠帝时有个閼孺也是这样。这两个人并无才能，只是靠婉顺谄媚得到了宠爱显贵，同皇上同起共卧，公